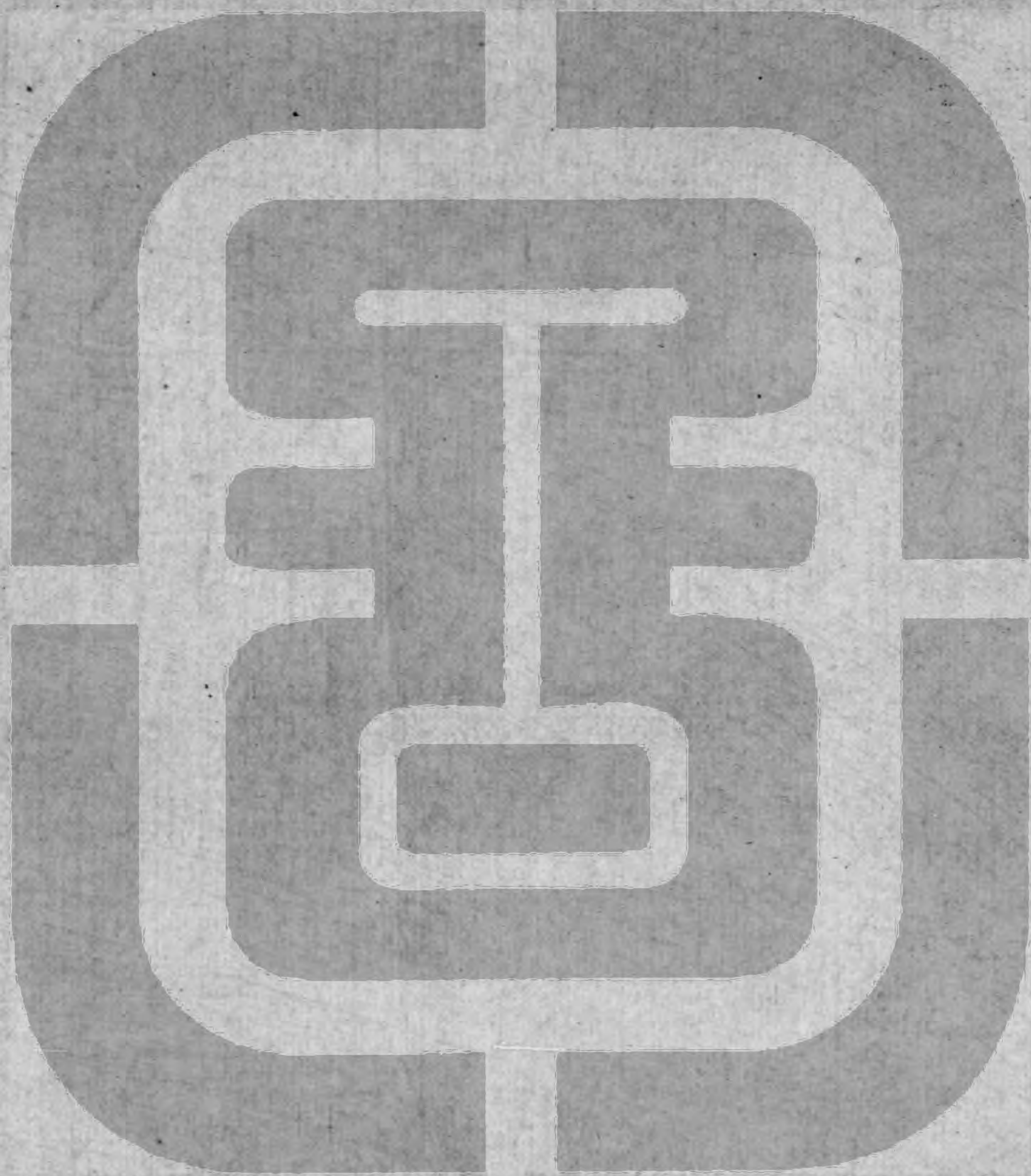


八十五



列傳卷第二十七

高麗史一百十四

正憲大夫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尹桓

尹桓軍簿判書秀之孫也忠肅時洋護軍忠惠立授
代言忠肅在元復位黨獄起囚桓于巡軍奪告身材
流海島遂亡入元桓嘗與曹益清執忠惠所狎宋八
郎洪莊等囚巡軍在扶前憾譖之放桓于漆原忠惠
復位授同知密直元授行省員外郎曹頤之亂侍從
有勞賜輸誠亮節輔理功臣號除贊成事元授行省
郎中王起新宮于三峴欲以奴婢實之命近臣各獻



有姿色一兩婢桓與康允忠孫守御不得已皆曰唯命
蔡河中適至王顧桓曰卿等所議可語政丞桓愧
不能言王促之再桓具以告河中曰王雖不命臣
等議已有日况有命敢不奉承退謂人曰君上請奴
婢於臣庶古所未聞王嘗通桓妻柳氏出桓為江陵
交州道都巡問使忠定初封漆原府院君賜翰誠亮
節宣力保理功臣號王嘗宴群臣桓詰政房提調郭
瑄以受賂事瑄不應桓攘臂殿瑄左右止之不得恭
愍朝復為贊成事尋判三司事賜翰忠協義同德翊
贊功臣號拜左政丞改門下侍中尋以罪流後召還
封漆原侯改封漆原伯復拜侍中賜推誠秉義同德

變理翊贊功臣號桓本武人王命監春秋館事賜玉
頂兒玉纓笠未幾罷辛禍三年北元遣使授平章事
六年復為門下侍中尋以病辭不允十二年卒年八
十餘桓美鬚長大風儀秀偉歷事五朝三為首相家
鉅富嘗乞告歸漆原歲大飢人相食散家財以賑之
取貧民稱貸契卷悉燒之時方久旱水湧桓田浸及
人田大熟慶尚之民稱之不已謚忠孝無子以孽女
嫁南佐時佐時封宜城君辛禍十三年卒

李成瑞

李成瑞鷄林府人忠定朝拜密直副使恭愍即位陞
同知司事改尚書右僕射王避紅賊南遷命為楊廣

道都巡問兼兵馬使簽兵有功與王之變從崔瑩擊賊又有功俱策為一等又錄己亥擊走紅賊功為一等陞贊成事尋以罪流于外明年召還後如元賀正元授大尉監大卿王起正陵以雲菴寺為願刹給寺僧米月三十石凡所供給無不至寺僧又詣都堂請給餉客之需宰樞重違其請議給轉輸都監米五十石成瑞在告吏奉牒請署之成瑞嘆曰我年十三始仕二十九入宰府今五十一年歷己亥之旱辛丑之賊凶荒亂離其變極矣未聞有倉廩罄竭而俸祿不給也今須祿不給而於雲菴僧惟其所欲請養居僧則与之請食役夫則與之又給餉客之費以有限之

財供無己之求國焉得不匱予備員宰相不可不言遂不署初成瑞竊元翰林學士承旨奇田龍妻為憲司劾免王召憲官還其劾狀封月城君辛禡五年卒謚恭簡妻朴氏初與辛晚通配徒役及成瑞卒又奔于鄭天鳳憲司鞠而竄之竟不悛恣行無忌

李壽山 恪

李壽山遂安郡人忠惠時拜密直副使賜推誠翊戴佐命功臣號封春城君恭愍元年趙日新將作辭忌壽山遣其黨欲害之壽山匿免後與蔡河中比拜僉議評理尋陞贊成事又為行省郎中諸奇敗以黨流于外召封壽春君出為東北面都巡問使定女真疆

域再遷三司右使判三司事加推忠保節翊戴佐理
功臣號蒙古伶人梁濟率其徒詣都堂奏樂壽山曰
有不可無歌乃呼漢女唱歌與諸相極歡判事許佺
竊檜山府院君黃裳孽妾惑之^所為錯亂壽山與諸宰
相會殿庭言其狀相與笑噉聲徹御座王聞之曰李
三司老矣評論女色今可休矣都元帥慶千與却
德具兵凱還宰樞置酒慰之壽山破酒自擊檀板以
板柏諸相以為戲拍右侍中柳濯正色不言其輕
率無儀類此為辛毗所譖罷尋復職朝廷使臣林密
蔡斌謁文廟諸生揖林密答禮蔡斌不答埃更揖諸
生皆入舍斌怒壽山即說曰我國之禮於尊長不敢

一時並揖斌悅壽山密令人促諸生更揖王見斌太
后及慶復與欲立宗親李仁任欲立辛禍猶豫未決
都堂相視莫敢發言壽山曰今日之計當在宗室仁
任竟立禍禍二年卒謚恭良恭讓立左侍尹紹宗等
上疏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堯舜所以致治也玄陵
無嗣晏駕李仁任欲立辛禍大臣無敢有異議故判
三司事壽山獨請立宗室身雖已沒忠義感人乞追
加褒謚弔祭其墓錄其子孫以慰忠魂從之子恬
恬恭愍朝登第累遷判典儀寺事辛禍時歷禮儀典
工判書陞密直副使改簽書密直司事恭讓時進知
司事八閔會重房不禮於密直司遂構隙交章相訟

王皆留中不下恬心曠之一日王宴群臣夜分乃罷
將入內恬醉引王裾曰殿下不念定昌君時歎國事
將日非矣何信豎兒而輕大臣乎遂脫帽投地曰願
還王此帽以手壞之王怒蹴其帽厲聲曰恬使酒乃
尔耶宦官姜仁富大護軍金昂卿執退之命下巡軍
鞠之恬謂萬戶柳曼殊曰尔為宰相負不孝不友之
名臺省再論汝矣何鞠我欵敢諫非罪以非使酒既
而萬戶裴克廉等至恬迎謂曰曼殊幾殺我今見公
輩吾得生矣克廉等鞠問恬尚以謂諫君當如是克
廉等白王曰恬實使酒王怒囚于戶金龜聯提控鄭
之度罷克廉曼殊等萬戶以趙浚安翎柳均金士衡

代之召散騎金震陽執義鄭熙曰恬予之潛邸交遊
也雖自擬於朱雲子陵固不如恬之頑率也命震陽
熙同巡軍鞠之恬曰密直十三人上章請罪重房而
左右皆重房故不聽信豎兒輕大臣國將不國謂此
也震陽等言李恬之發狂也備身扶策之人不能捍
禦請令有司明斷其罪王下上護軍權維盧弼大護
軍洪恕洪原誠等子巡軍諫官又上疏請置於法我
太祖白王曰恬實有罪然其言出於狂直請貸其死
王杖恬一百流合浦苕維等九人尋以恬為慶尚道
都節制使自此以後入
本朝

李承老

云牧

李承老陝州人忠穆朝以密直掌銓注坐受賄貶守
寧海恭愍時知密直司事遷政堂文學以事貶于泰
安王遣中使餞之未幾召還封江陽伯弟云牧與辛
毗比隣其女有姿色已適高漢雨云牧邀毗于家使
女行酒毗悅而淫焉遂以云牧為鷹揚上護軍漢雨
大護軍承老復為政堂文學承老嘗私妻弟生子詐
稱遺棄異養之承老妻恐事覓污家声不形言色者
二十餘年雖親近未之知也監察大夫金漢貴執承
老妻及弟訊之皆服流承老于中年籍其家以妻弟
為承老所暴免之倭寇喬桐云牧與將軍李蒙古大

追捕坐怯懦不戰繫巡軍云牧詭曰若不殲賊請受
顯戮乃復遣之齎糧四千餘石以行議者料其無成
果未獲一級有妖巫自提州來自稱天帝釋妄言人
禍福遠近奉之猶恐不及所至貨財山積至天壽寺
曰吾入京年豐兵息國家太平若上不出迎我必昇
天都人皆惑歸之如市云牧率騎卒與臺吏執巫斷
其髮囚街衢獄杖而逐之官至典理判書以毗黨伏
誅

黃裳

黃裳義昌縣人父石奇檜山君裳忠惠時授護軍恭
愍初拜密直副使賜推忠翊贊功臣號陞知樞密院

事王嘗召兩府曰聞卿等皆畜鷹犬然乎侍中廉悌
臣對曰臣素不好且未聞兩府有畜之者王怒曰今
四方兵起民生甚艱卿等何不憂國而縱犬鷹蹂禾
稼子裳慶千兵元顛皆好鷹犬故慚報再轉判樞密
院事錄誅奇轍功為一等御史臺劾裳通判審直辛
貴妻康氏敗亂風俗請鞠之王愛裳驍勇且以有功
只免官王避紅賊南幸裳從之為交州江陵道都萬
戶與安祐等收復京都策扈從收復功俱為一等拜
叅知門下政事賜推忠奮義翊贊功臣號尋陞贊成
事罷封檜城府院君元以平紅賊功授奉訓大夫紅
正監丞復拜贊成事加賜推忠奮義輔理翊贊功臣

號辛禍時與諸將屢禦倭有勞裳於父忌日娶元氏
元氏亦以世家女死夫未期無媒嫁裳憲司劾之請
杖流遠州禍不許止流元氏裳以善射聞於天下元
順帝嘗親引其臂覘之卒謚恭靖子允瑞

池龍壽

池龍壽史失世系忠穆朝補顯陵直恭愍時從安祐
等擊走紅賊又與祐等收復京城錄功俱一等授判
典客寺事轉典工判書賜揆義宣力功臣號與安遇
慶等却德與兵加賜推誠揆義宣力功臣號拜同知
審直司事累遷僉議評理改知門下省事出尋為西
北面上元帥兼平壤尹初奇賽因帖木兒仕元為平

章元亡與遼潘官吏平章金伯顏等據東寧府憾其父鞏誅將欲寇遼王遣龍壽及西北面副元帥楊伯顏安州上萬戶林堅味與我

太祖往擊之以侍中李仁任為都統使屯安州師至義州令萬戶鄭元庇崔奕成金用珍等造浮橋於鴨綠江可並三四馬行我

太祖與堅味先渡諸軍以次渡士卒爭橋有溺死者凡三日畢濟是夕雷雨暴作衆皆疑懼兵馬使李玘曰吉兆何疑諸將問其故玘曰龍之動必有雷雨今土元帥龍其名而渡江之日有雷雨戰勝之兆也衆心稍安師至螺匝塔去遼城二日程留輜重費七日

糧以行告諭遼潘人曰遼潘是吾國界民是吾民今舉義兵撫安之如有逃隱山寨者恐為各枝軍馬所害即詣軍前告情使裨將洪仁桂崔公招等領輕騎三千進襲彼見我師少易之與戰大軍繼至城中望見落膽其將處明恃驍勇猶拒戰

太祖使李原景諭之曰殺汝甚易但欲活汝收用其速降不從原景曰汝不知我將之才汝若不降一矢洞貫矣猶不降

太祖故射拂其兠竿又使原景諭之不從

太祖又射其脚處明中箭退走既而復來欲戰又使原景諭之曰汝若不降則射汝面處明遂下馬叩頭

而降有一人登城呼曰我輩聞大軍來皆欲降守將
勒令拒戰若力攻城可取也城甚高峻天下如雨又
雜以木石我步兵冒矢石薄城急攻遂拔之賽因帖
木兒遁虜金伯顏是夕退師城東張榜諭納哈出也
先不花等曰奇賽因帖木兒本國微臣昵近天庭過
蒙殊恩位至一品義同休戚天子蒙塵于外義當左
右先後效死勿去爾乃背恩忘義竄身東寧府以其
父輒伏誅挾讎本國潛圖不軌年前國家遣兵追襲
逃不血刃又不赴行在退保東寧城與平章金伯顏
等結為心腹松甫里法禿河阿尚介等處團結軍馬
又欲侵害本國罪在不原今奉義兵以問又與金伯

顏等誘脅小民堅壁拒命哨馬前鋒生獲金伯顏外
哈刺波豆德左不花高達魯花赤總管頭目盡行勒
捕賽因帖木兒又逃不首罪其所投各寨即捕獲飛
報如有隱匿者鑑在東京又榜金復州等處曰本國
與堯並立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鮮而賜之履西至于
遼河世守疆域元朝一統釐降公主遼瀋地面以為
湯沐因置分省叔季失德天子蒙塵于外遼瀋頌目
官等罔聞不赴又不修禮於本國即與本國罪人奇
賽因帖木兒結為心腹嘯聚虐民不忠之罪不可道
也今奉義兵以聞賽因帖木兒等據東寧城恃強方
命大軍所至玉石俱焚噬臍何及凡遼河以東本國

疆內之民大小頭目等速自來朝共享爵祿如有不庭鑑在東京翼日師次城西十里是夜有赤氣射營熾如火日官盧乙俊曰異氣臨營移屯大吉時萬戶裴彥等擊高家奴于石城未還欲留待以乙俊言班師初城陷我軍火倉廩殆盡由是軍中乏食諸將請由直路龍壽不從欲覘兵循海邊還師士卒大飢殺牛馬而食軍不得成列衆皆尤之遂取徑而還恐有追兵野宿必令士卒各作溷廁馬廐納哈出果躡後行二日日作廁與廐師行整齊不可襲也乃還三日師至松站鎮撫羅天瑞得穀數百石以餉之師遂以濟是役也風雪洩寒道途水滑士馬多物故者金伯

顏者其父本國僧也姦通濟院婢生伯顏仕本國為郎將入元歷臺省至平章師還至安州伯顏有不遜言斬之

羅世

羅世本元人也恭愍朝與諸將擊走紅賊錄功為二等累轉版圖判書為喬桐萬戶倭入寇世逃還王怒命囚巡衛府辛禍初為全羅道上元帥兼都安撫使倭五十餘艘來泊熊淵踰狄峴寇扶寧縣毀東津橋使我兵不得進世與邊安烈趙思敏等夜築橋分兵擊之賊步騎千餘登幸安山我兵四面攻之賊徒奔潰遂大破之尋判開城府事時倭寇江華世上書曰

臣非有文章可以華國又非衣冠之後得處肉食之列常思効死以報萬一請提兵入江華擊走倭賊禍壯其志賜內廐馬二匹又賜十匹分與麾下世與思敏李元桂康永朴壽年等擊却之倭五十艘復寇江華殺府使金仁貴虜千餘人又寇水原世與元帥楊伯淵率戰艦五十艘擊走之世過江華境有一婦匿水許指示一家曰賊謀入彼世疾趨圍而火之殺賊二十九人倭四十五艘寇信州義津文化等縣世與元帥趙仁璧沈德符等擊之斬數級不克而退報于朝曰賊勢甚強我師疲弱難以制勝請遣軍助之倭又寇信州文化安岳鳳州世與伯符梁伯益朴普老

擊之敗績封延安君為海道元帥倭寇延安府世與金海君金庚以戰艦五十餘艘往擊之又與庚擊倭于龍岡縣木串浦獲二艘盡殺之又與德符崔茂宣等領戰艦百艘追捕倭賊時賊五百艘入鎮浦口維船分兵守之登岸散入州郡恣行焚掠屍蔽山野轉穀于其舶米弃地厚尺世等至鎮浦用茂宣所製火炮焚其船烟焰漲天賊守船者燒死殆盡赴海死者亦衆世等遣鎮撫猷捷禍喜賜鎮撫銀各五十兩百官陳賀及還大設雜戲迎之賜世等金各五十兩裨將鄭龍尹松崔七夕等銀各五十兩後拜門下評理倭寇丑山島禍命世往擊之世不即行禍怒繫廣州

獄尋釋之

金先致

金先致得培之弟以即將從全羅道都巡問使柳濯擊倭手殺數十人累轉戶部郎中恭愍時從都元帥李岳禦紅賊至西京賊勢甚盛岳欲令賊無資糧使先致焚府庫先致曰若焚府庫賊乏資猝入國中非計也岳怒責之安祐在傍徐曰先致言是岳從之賊平錄功為一等圖形壁上賜土田臧獲選吏部侍郎出按楊廣道宰相欲壞南京宮室移營白岳先致將行奏曰前營南京人畜疲弊今復壞之恐百姓缺望王驚曰予矣不知乃宰相自為耳即命勿壞紅賊陷

京從諸將以復官累密直副使出為雞林府尹時強盜繫獄連坐者百餘人久未決先致辦理全活甚衆封尚城君賜推誠翊衛功臣號陞同知密直為全羅道都巡問使辛禍初倭藤經光率其徒來聲言將入寇恐惕之因索糧朝議分處順天燕岐等處官給資糧尋遣密直副使金世祐諭先致誘殺先致大具酒食欲因餉殺之謀洩徑光率其衆浮海而去僅捕殺三人先致懼罪詐報斬七十餘人事竟編配戍卒前此倭寇州郡不殺人畜自是每入寇婦女嬰孩屠殺無遺全羅楊廣濱海州郡蕭然一空由先致激怒之也後封洛城君加賜推忠保節贊化功臣號退居尚

州卒年八十一子鍾銓鈞

全以道

全以道從恭愍入元宿衛及王即位東還授即將錄侍從功為一寺除義成倉使王幸廣明寺飯僧以不能供億杖罷尋復職後以禮部侍郎為慶尚道賑濟使還奏曰守令職在牧民苟非其人民必受病先王知其然守令必用登科士流今監務縣令皆出胥徒侵漁百端剝割生民敢望勸農乘修政教乎臣巡視義城縣有舊堤若加堰築雖暎旱可灌溉縣令不修築臣奉旨已杖之願自今凡守令專用士流王然之卒不能用累轉判典農事王之南幸福州也以道扈

從王命以道簽兵于洪州道又從諸將收復京城策扈從收復功皆賜錄券三善三介寇東北面以道為知兵馬事從都指揮使韓方信禦之以道將兵六千守忽面忽面山谿險阻糧運不繼數請退守三閔方信恐違朝旨不從三善三介逼忽面以道望風走時德兵兵已據宣州與東北界隔一嶺若踰嶺則忽面已在賊後故方信不責奔敗使守三閔三善三介又逼三閔以道不能守和州以北皆沒及三善三介退方信復使以道守忽面以道銜之以道性福急每語人曰三善三介之深入主將退次故也吾欲為國家死守忽面重違王將節度退守三閔為賊所乘監察

司聞之欲按方信罪王召監察大夫崔宰諭方信無
罪事寢

具榮儉

具榮儉初名貞綾城人居沔州性強狠喜殖貨官累
典理判書嘗以私忿壞人廬舍肆侵暴繫行省獄對
省官言又倨傲省官杖之恭愍朝封沔城君初康允
忠訪宰臣趙碩堅與語碩堅妻張氏窺而美之及碩
堅卒使婢請允忠允忠不應婢三反乃往通焉後復
有醜声允忠弃之榮儉初娶安珪之女生二子又娶
金子章之女生二子五女會金氏亡張固邀榮儉私
之因以為夫榮儉與柳濯等征高郵張又多穢行榮

儉還而絕之張怨之及奇轍等伏誅元顯譖榮儉與
左使韓可貴不捕轍等友黨王命下二人巡軍張舅
判事金成與安祐申青等又訴于王矯命斬之王知
之遣人止之使者到巡軍已梟首于市矣遂籍其家
尋許收二人屍還其財產張又通大護軍李仇祝為
御史臺所鞠榮儉子偉與僖義

吳仁澤

吳仁澤恭愍朝從安祐等擊走紅賊錄功為二等累
遷上將軍又從祐等收復京城又與崔瑩討吳王賊
錄功俱一等賜端誠亮節功臣號後判審直司事與
審直副使金達祥有寵於王擅机密號為內相時國

家連年兵師帑藏匱渴德興兵又至有功者皆賞以
官仁澤達祥首建議添設文武官遂與銓注赴征將
士皆得起遷人樂從軍然請謁大盛賄賂公行工匠
賊隸無不除授官爵大監宰相有勸王南巡避難者
王頌然之仁澤田紅賊之難南幸而能收復者以其
彼實猾賊故人人懷憤雲合致死而殲之德興非紅
賊比所過皆為其民大罵一南城都以北誰從殿下者
者今日之策親征為上議遂寢王召瑩柳濯慶千與
曰吳仁澤金達祥濫典銓注遺棄賢良進用親姻不
記功勞惟視賄賂工匠之賤布列中外傷和召災罔
不由此予甚悼之當屏諸遠方以答天意時仁澤達

祥方在都堂遣中使宣旨流仁澤于清風達祥于沃
州國人大悅仁澤子前軍簿判書英柱三司判官英
佐與其母卜於盲人石天祿曰崔瑩李龜壽何時見
斥天祿曰不久矣言洩乃流英柱于杞溪英佐于川
寧并杖流天祿辛毗當國召祥知都僉議仁澤與千
與等謀去毗事洩繫巡軍杖流尚州又杖流英佐于
水原皆沒為奴後仁澤聞毗必欲殺已與英柱英佐
逃毗遣使揚廣全羅慶尚道搜捕又繫仁澤妻子判
事王天桂養仁澤少子毗疑與仁澤同謀繫巡軍拷
掠殺之尋獲仁澤杖配思利城烽卒

金普金海府人忠定朝拜知密直恭愍初轉僉議評
理錄燕邸侍從功為一等賜忠勤亮節匡輔功臣號
提調義成德泉倉有倉奴附倉官欲納布受信州租稅
普許之吏具牒詣糾正鄭暉請署暉問之吏曰欲省
陸運價錢耳暉問信州去京遠近吏紹曰七八日
程也暉乃署之後知為吏欺收其牒倉官共疾之他
日暉又見庫外別置米五碩詰之吏以羨餘為解暉
意倉官竊用告于臺普由是積不平訴暉於王繫巡
軍尋釋之王遂罷義成德泉官及監檢糾正稱內房
庫別設提奉以掌之未幾召臺官諭曰聞卿等以革
倉官欲劫金普予將復置勿彈諸道按廉期滿皆通

有李資者魯附普按揚廣道至是又附普請勿通普
白王下旨曰今農月不可煩驛騎但通江陵道存撫
普妻兄金隨新除江陵存撫故也資仍按揚廣普適
居母憂時人語曰李資此行為金相賻喪也金鑄等
忌普擅權謀斥之察訪崔淵希鑄意又惡資廉問
資賄普物多少遣人勾取文書繫從吏逼令解去鑄
恐普復賤誘人上書請行三年喪矯旨下都評議司
普因此久不復職既而封金寧府院君奇轍等伏誅
普以黨與逮捕杖流加羅山辛毗用事引為都僉議
贊成事尋拜左侍中賜忠勤亮節同德輔理功臣号
普屢毀毗於王毗譖普復罷之

邊光秀 李善

邊光秀恭愍時為兵馬使國家以全羅軍須漕運阻
倭不得通選東北界武士刷喬桐江華東西江戰艦
八十餘艘命光秀及兵馬使李善分將往護之至代
島有內浦民被虜者逃來告曰賊伏兵伊作島不可
輕進善不聽鼓譟先進賊以二艘逆之佯退光秀等
追之俄而賊五十餘艘圍之兵馬判官李芬孫中郎
將李和尚等先與戰盡為賊所殺諸船兵望見喪魄
投海死者十八九光秀善等覘望不戰而退戰卒大
呼曰兵馬使何弃士卒而退耶願小駐為國破賊光
秀等終不救士卒無所恃氣益沮喪由是大敗唯副

使朴成龍力戰身中數矢所乘船僅全兵馬判官全
承遠與判官金鉉散員李天生殊死戰賊追之不敢
近賊船二艘忽從西橫擊士卒不能支皆投水獨承
遠力戰中數槍亦投水然善泗故不得死登船有一
卒中天亦投水援船不能上承遠引登船晝夜手擢
三日得到南陽府戰艦還者唯光秀善等船二十艘
而已喬桐江華東西江哭声相聞光秀等竟不坐國
人恨之後辛毗譜光秀流三陟

鄭之祥

鄭之祥河東郡人因其妹往來于元直恭愍入侍隨
從有勞及王即位驟遷至監察持平不諳事理為全

羅道按廉入境遇勢家所使輒撈掠徇示諸郡一道
寒心望思不花本國人也入元有寵於順帝其兄徐
臣桂為六宰弟應呂為上護軍依勢作威福國人畏
之不花降香至本國所至縱暴存撫按廉多被辱罵
莫敢違忤至全州之祥迎候恭謹不花待遇甚倨接
伴使洪元哲有求於之祥之祥不聽元哲激怒不花
曰之祥慢天使不花繫縛辱之之祥忿恚大叫紹州
吏曰國家已誅諸奇不復事元命宰相金敬直為元
帥守鴨江此使者易制耳若奇何畏而不我救將見
爾州降為小縣也邑吏呼噪而入解縛扶出之祥遂
率眾執不花元哲等囚之奪不花所佩金牌馳還京

通公州執應呂以鐵推搥之數日而死之祥來白王
王驚愕下巡軍命行省員外鄭暉逮捕全州牧使崔
英起及邑吏等又遣車蒲溫賈內醞慰不花還其牌
元遣斷事官買往來鞠之祥王誅諸奇釋之祥為巡
軍提控再轉戶部侍郎御史中丞官至判事卒性嚴
酷凡戮死罪必遣之之祥妻寡居潭陽為倭賊所害
辛昌時子從為典理佐郎上復讎策自請召募別監
得兵百餘人隨朴歲擊對馬島後改渾

任君輔

任君輔豐州人恭愍初拜密直知申事與大護軍卓
五十四爭寵罷尋復職進密直副使宦者金伯顏帖

木兒詐傳王旨以君輔為內乘提調事資杖伯顏帖
木兒流君輔于泰安郡又以君輔遲留移配濟州牧
子既而召還竒輟竒伏誅追捕其黨君輔祝髮匿三
角山捕獲杖于市辛昫始用事引君輔復密直副使
遂與金蘭睦仁吉掌庶務于宮中寵幸無比陞知司
事賜誠勤翊贊功臣號又陞判司事君輔雖因昫復
相內懷慚愧嘗白王曰崔瑩李龜壽竒皆癸卯定
亂功臣將者十世何罪貶黜且師傅本僧也雖國朝
乏人豈可使賤僧為政取笑天下王不聽君輔退謂
人曰予以累葉衣冠幸蒙上恩承乏政府使無識僧
得肆其姦後世其謂我何金普亦屢言於王昫護普

罷相欲并斥君輔王曰普與君輔同時復進今復無
故盡逐人謂我與卿進退太輕不如緩之自是君
輔雖在政府不復與聞國事及鄭樞李存吾以論昫
見逐君輔營救昫益嫉之會昫譖睦仁吉竄全州君
輔言仁吉舊人不可以小失去昫因譖曰竒田龍之
還燕君輔有密言王信之遂竄于驪與子巨敬

羅興儒

羅興儒羅州人骨貌輕儇善詼諧頗涉書史屢奉不
第開塾舍以訓童蒙恭愍朝補中郎將為影殿都監
判官頃鬻皓白督丁夫運石手執旗竿登石上麾而
呼之王悅累遷禮儀總郎以王命監造木螭龍為殿

門飾遂以技巧稱陞司宰令遷司農少卿撰中原及本國地圖叙開闢以來帝王興廢彊理離合之迹曰好古博雅君子覽之冑億間一天地也遂進于王王見而嘉之與儒能言前代故事王愛幸常目為老生朝夕在左右或命賦詩或戲語時賜御膳至手調羹予之與儒輒夸語於人爲所賦命題詩送史官曰老臣獲紆上知類太公之過文王賜膳給札賦詩同太白之遇玄宗豈無秉周柱董狐之筆者乎自其飾要名類此憲司劾與儒盜用影歟之材免其官辛禍初判典客寺事上書請行成日本遂以通信使遣之自辛巳東征之後日本與我絕交好與儒初至疑謀者至有畫像作讚而贈之者

睦仁吉

睦仁吉泗州人恭愍入元宿衛仁吉以中郎將侍從及王即位錄功為一等又錄誅竒轍功為一等累遷兵部尚書王避紅賊南幸仁吉從行轉知密直司事仁吉素與典法判書李子松有憾子松奉使如元都堂餞之仁吉使酒扼子松吭而罵之監察司劾之仁吉訴臺官于王典法司再劾之王不聽諫官田祿生等上疏曰仁吉暗險羸暴起自微賤位至宰輔扶功

驕恣肆其狂暴陵辱子松憲司劾之曾不知愧欲蓋其愆反訴臺臣是恃殿下之恩而蔽殿下之耳目也殿下豈可以負緹微勞輕左右耳目之司乎非所以示公道也王不得已罷封泗城君僉議監察典法復請乃罷歸田里王遣人賜彩段二匹與王之變衛士皆散無一人侍衛者唯定王謂左右曰人皆謂睦仁吉禹碑為愚癡然二人在必不逃難遂君仁吉還故事為商議者雖與議國政不得署名移一日會議諸相曰商議亦相也同議而不署名可乎商議金貴位在仁吉下先署之既而仁吉至嫌其先已乃不署名評理崔瑩怒白王令署之仁吉竟不從其恃寵倨傲如此

策己亥平賊辛丑扈從功俱為一等拜僉議評理仁吉嘗夜徼巡有人走入魯國公主從兄哈刺不花第索之甚急哈刺不花訴于王王怒辛旽恐仁吉白其兇詐乘王怒譖之竄全州後與吳仁澤謀除旽事洩杖流清州為奴藉其家起拜贊成事辛禍時仁吉與李導李導爭田有隙欲中傷之及池翰伏誅仁吉誣構為齋黨繫巡軍獄尋釋之仁吉嘗在都堂揚言曰倭賊肆侵掠吾輩在此飽食略不愧恥可謂有人乎仁任怒其言逼已乃遣仁吉擊倭于全羅道六年大司憲禹玄寶等誣劾仁吉陰畜異志削職遠流籍其家尋卒于貶所

金庾

金庾金海人恭愍朝與諸將平紅賊收復京都錄功為二等又策具王定亂功為一等元之立德與也庾奉使在元國人在元者皆從之庾執節不貳及還拜密直副使賜推誠翊祚功臣號以旌之累遷之門下事辛禍時授判開城封金海君轉門下評理乳媪張氏之獄起庾責崔瑩抗君瑩怒白禍杖流合浦未幾釋之久之陞贊成事與李子庸洪尚載等奉使如京師先是我使入朝由遼東輒不達故令庾等航海而往海道險惡不及期帝責庾等稽緩且曰向者汝國後朕使臣又弑汝君

其權臣為誰嚴加拷問庾以李仁任對

帝引庾于內誘之曰汝先國王無子朕所知今王誰之子庾不之辨明日本國宦者崔安至興聖寺給庾從者段得春曰汝主所出庾昨已奏汝何諱耶得春曰庾言妄矣得春退至鍾山寧國寺以語譯者鄭連仁任家奴亦在行中間之

帝流庾等于大理距天竺二千餘里明年放還且許通朝聘庾等至禍賜酒勞之曰卿等奉使天朝窟于絕域跋涉二萬八千餘里三年乃得生還予甚憫焉各賜鞍馬仁任家奴以所聞得春語告仁任仁任白禍令贊成事禹玄寶密直姜淮伯鞠之流庾于清

州連于漢陽時人以為庾之還多賫錦綺紗羅不賂
仁任故獲罪尚載在海被倭寇囊橐一空故免於禍
尋許庾從使十二年復下庾獄杖流順天府藉其家
仁任戒押行吏往還限五日庾遂死敬天驛

楊伯淵

楊伯淵性便捷喜容飾貪財好色恭愍朝累轉判閣
門事奸判密直辛貴妻康氏康氏贊成允成女也憲
司劾之罷職禁錮後為上護軍從崔瑩定與王之
亂策功一尋驟遷密直副使陞判司事出為西北
面元帥擊倭于宣州斬五十餘級又從我
太祖擊東寧府辛禍初拜門下評理時有邊報潘王

率叛賊金義來伯淵為安州上元帥與諸將往備之
遼潘草賊吳連李英質崔奴介等聞我國兵悉赴禦
倭北境單虛遂率百餘人渡江入寇伯淵捕斬連等
四十餘人擒奴介以獻時鴨綠江北屢有賊變國家
疑金義引胡兵來至是始知非潘王兵乃草賊也尋
進贊成事提調政房時倭寇充斥以韓邦彥金用
輝慶儀為楊廣全羅慶尚道助戰元帥使伯淵督戰
知密直洪仁桂副之民間聞伯淵等來語曰寧逢倭
寇勿逢元帥倭賊騎七百步二千寇晉州伯淵與慶
尚道上元帥禹仁烈都巡問使裴克廉邦彥用輝儀
仁桂等戰于班城縣大破之斬十三級餘黨悉竄山

谷遣判事金南貴中郎將全五惇獻捷禍喜賜南貴
等白金各五十兩五惇以無功不受都堂曰君賜
不可辭五惇曰然則既為吾物請納都堂時議多之
賜伯淵金五十兩羅絹鞍馬宮醜仁烈等六人銀各
五十兩紗絹宮醜及還命兩府迎于天壽寺伯淵
以功微賞重辭所賜金禍不聽曰賞猶未稱其功更
命都堂宴慰之伯淵恃功頗驕於李仁任林堅味等
惡之嗾憲司劾伯淵潛通妻弟又奪前判事李仁壽
妾又夜遣數十騎圍故密直成大庸母家強奸大庸
側室為尼守節者遂削取流陝州是夕官者林甫韓
軫矯旨召還使者為巡綽官所捕瑩白禍曰上護軍

全天吉嘗語臣云伯淵謀害兩侍中欲自為首相請
按治黨與禍命瑩朴普老李元絃張夏梁伯益都吳
等與臺省典法會巡軍雜治乃囚天吉軫甫前提李
金濤等于獄訊之天吉軫甫皆服曰伯淵欲自為左
侍中以瑩守侍中成石璘兼大司憲甫為班主唯濤
不服被撈掠絕復蘇者三至更拷問乃曰辭與天吉
等同復鞠天吉辭連石璘及知門下尹承順判密直
金用輝同知密直柳曼殊等即下四人獄禍謂瑩曰
毋以堅人妄語枉害諸相囚伯淵弟三司左尹仲淵上
護軍季淵密直副使子淵及其親舊密直副使任毅
辛廉典法判書安得禧判事金南貴曹淑卿李貴

前直門下洪琳前少府尹趙希甫等鞠之辟連洪仲
宣遣版圖判書表德麟典法判書柳蕃殺伯淵仲宣
于流所又殺濤季淵軫南貴琳甫淑卿梟首于市并
籍伯淵仲宣濤軫家沒子女為奴婢杖石璘承順曼
殊毅貴希甫有差配戍卒子淵仲淵廉得禧放歸田
里天吉斃獄中用輝伯淵之妻兄也嘗與伯淵爭田
民有隙瑩等以為必不與謀釋不問瑩之斷此獄刑
戮過重時人寃之

池湧奇

池湧奇忠州人恭愍朝累除三司右尹辛禍初轉禮
儀判書拜密直副使陞同知司事賜輸誠奮義功臣

號出為全羅道都巡問使倭寇長吳府湧奇遣卓思
清與戰于會寧縣擒斬九人遷知密直司事又為全
羅道元帥禍責湧奇不能禦倭杖其都鎮撫尋進密
直使罷起為楊廣全羅慶尚道助戰元帥倭寇潘南
縣湧奇與元帥李乙珍進戰却之獲一艘焚之斬九
級賊投水死者亦多後以門下評理為全羅道都元
帥尋改本道都巡問使擊倭斬八級以獻又與倭戰于
應嶺驛力戰中矢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擢門下贊成事賜中興功臣錄券
封忠義君教曰卿以英邁之資雄偉之器常懷郭李
之忠實兼閔張之勇撫軍則有拊循之效臨陣則有

敵愾之功自玄陵賓天姦猾用事禍昌父子寅緣竊位濁亂紀綱傷敗彝倫九廟震驚卿與侍中

李

太祖

奮不顧身決義定策以子於王氏最親俾承

正統既墜之緒得以復續已絕之祀得以血食其視平勃之安劉漢狄張之復李唐為有光焉嘗命有司崇爵以封祖考立閣以圖形像嫡長襲忠義之號庶蒙永世之宥錫之士田兼及臧獲尚虞功鉅賞微不足勸後今賜卿銀錠馬匹絹帛俄判三司事彛初之獄起憲司以湧奇為金宗衍黨劾流三陟井邑民王仲明子益富湧奇妻族也出入湧奇家自謂忠宣王孽曾孫定陽君瑒之知以告遂捕之大司憲金士

衡等言池湧奇與於功臣之列誠宜盡忠輔佐反以妻之再從兄弟王益富為忠宣王曾孫陰養於家不忠莫甚願發下族益富收湧奇告身及功臣錄券明正其罪於是下司平府鞠之絞益富與弟得富及其族十三人幸僧神照素善湧奇密白王曰援立之功專在湧奇王信之右湧奇甚力只收告身功券即舍陳義貴等又言池湧奇本系庸寵遇既極顧乃懷姦挾詐潛通宗衍叛逆之謀以忠烈王賤妾之後王益富謂之宗孫將欲倚賴覬覦非分情見事白今只收賊牒願斷以大義明正典刑王曰湧奇雖姦詐不忠然已於祖真前盟以宥及永世不忍加誅義貴等復

上疏極論憲司又言湧竒以王氏餘孽潛匿家中愛
養尊奉中興之初稍有不道之言殿下即位之後又
不首告安知乘時竊發戴以為君而逞其不軌之謀
也王召鄭夢周趙浚議命杖百遠流籍家產四年許
外方從便尋卒于貶所子有容

河乙沚

河乙沚晉州人忠惠朝擢第一人及第恭愍時為江
華萬戶倭舶集東西江寇陽川遂至漢陽府燒廬舍
殺掠人民王責乙沚及漢陽尹辛廉不能禦並杖配
烽卒禍初為全羅道元帥兼都安撫使乙沚無才行
又有薑薑之諂賂權貴得任閭寄士林鄙之乙沚浦

倭一艘禍賜衣酒時乙沚簽軍於定額外又簽煙
戶軍及別軍民頗失業骸覆使郭璇還奏之即罷新
簽二軍柳滌代乙沚為元帥未至乙沚輒歸晉州田
莊倭賊二十餘艘乘間來寇羅州焚兵船又燒營舍
民戶大肆剽掠禍怒命繫致乙沚于巡衛府杖百流
河東縣尋釋之起為雞林元帥初日本內義弘謂
其先出於百濟以我為宗國嘗欲禁諸島倭侵擾
我疆會本國使韓國柱如九州請禁賊義弘遣麾下
朴居士以其兵一百八十六人與之偕謂國柱曰以
我軍為先鋒貴國師繼之海賊不足平也至是倭寇
雞林居士率兵與戰乙沚逗遛不救居士軍大敗得

脫者纔五十餘人

禹仁烈

禹仁烈丹陽人恭愍朝累遷判繕工寺事辛禍時洋
鷹揚軍上護軍出為慶尚道元帥兼合浦都巡問使
倭入寇仁烈飛報偵卒言賊自對馬島蔽海而來帆
檣相望已遣兵分守要害然賊勢方張防戍處多以
一道兵分軍而戍勢甚孤弱請遣助戰元帥時江華
之賊逼近京都備禦不暇雖得此報罔知所為倭寇
蔚州仁烈擊之斬九級又寇密陽仁烈與戰敗績典
客副令崔方雨等數人死賊至靈山據險自固仁烈
及副元帥裴克廉進擊不利又戰于栗浦斬賊將又

斬十餘級獲馬六十餘匹我軍死傷亦多仁烈每戰
獲賊馬兵仗輒分與有功士卒爭死戰然賊倍於我
故不能敵請濟帥禍遣我

太祖及三司右使金得齊知密直李琳密直副使柳
曼殊為助戰元帥仁烈與賊戰于太山新驛賊退仁
烈夜遣精騎五百擊賊于沙弗即松旨賊潰爭舟墜
水中死者亦多我

太祖素得人心又士卒精銳戰無不克故州郡望若
雲霓邏卒言賊船隱見海島不知多少我

太祖行未至人心恟懼仁烈飛報繼至
太祖并日而行遇賊于智異山下相距二百許步有

一賊背立負身手叩其臀示無畏以辱之
大租用片箭射之一矢而倒於是賊驚懼氣奪即大
破之賊衆狼狽登山臨絕崖露刃垂架如蝟毛官軍
不得上

太祖遣裨將率衆攻之裨將還白巖高峻馬不得上
太祖叱之又使

恭靖王分麾下勇士與之偕行

恭靖王還白亦如裨將言

太祖曰然則我當親往見之乃謂麾下士曰我馬先
登則汝等要當隨之遂鞭馬互馳覘其地勢即拔劍
用刃背打馬日時方中劍光如電馬一躍而登軍士

或推或攀而隨之於是奮擊之賊墜崖死者大半遂
擊餘賊殲焉未幾仁烈以病辭又出為慶尚楊廣全
羅三道都體察使與倭戰中矢力戰破之遣人獻捷
禍賜酒及鞍馬尋知門下出為慶尚道上元帥兼都
巡問使倭寇合浦仁烈與戰却之斬四級仁烈中流
矢我軍死傷者八十餘人禍又賜衣酒倭寇蔚州清
道密陽慈仁彥陽等地仁烈與克廉河乙止吳彥戰
于蔚州斬十級獲船七艘賊入蔚州刈禾為糧侵及
机張仁烈募兵夜戰于東萊斬七級又與克廉朴修
敬彥擊倭于泗州大破之殺獲百四十餘人禍遣典
理判書鄭南晉賜仁烈等諸將酒是戰也有韓加勿

者力戰斬五級遂沒於陣都堂賻其妻子米十五碩
布百五十匹倭又寇班城縣登碓山頂樹柵自保仁
烈與修敬彥合圍攻之斬三十四級進贊成事高議
恭讓即位金佇獄起倅連仁烈臺諫疏論請置極刑
王不允但免官尋以仁烈為鷄林府尹命趣之官仁
烈曰臺諫交章劾臣請竄臣一方以保餘生王曰若
自求貶黜是矣其罪也臺諫交章論劾不已乃流清
風郡又倅連彛初繫獄竟釋之自此以後入本朝

文達漢

文達漢平章事克謙六世孫也辛禡時授大護軍累
遷同知密直司事賜推誠翊祚功臣號進知門下事

轉評理出為揚廣慶尚道都體察使禡命之曰往察
將師勤急士卒強弱有其逗過不進者元帥則囚以
待命餘皆直斷時倭賊千餘人陷沃州保寧等縣遂
入開泰寺據雞籠山達漢與王安德都與進攻之賊
奔馬登山公州牧使崔有慶判官宋子浩與戰于仇
岫子浩敗死達漢又與安德與金斯革安慶朴壽年
等戰于公州盤龍寺斬八級後禡如元中浦至一水
渚水方漲莫測淺深禡躍馬欲濟達漢曰水之淺深
未可知也豈宜遽入俄有一人渡而射獸禡望見大
怒曰若水深彼人飛渡耶文評理其誑我乎即令達漢
歸第禁其出入尋削職久之崔瑩使密直副使崔

鄭白禍曰達漢以愚直忤旨在家鬱悒乞許出入禍
許之瑩在政房復達漢賊禍見達漢名曰曩者鄭使
金質請宥達漢今已得免乎取筆勾去又削鄭矣賊
遂下鄭矣巡軍尋起達漢拜許理加賜推忠翊戴輔
祚功臣號陞贊成事憲司劾達漢憑籍外戚縱肆貪
婪流合浦都堂乞置近地移鐵原尋拜三司右使恭
讓即位臺諫文章以為達漢以李琳妹壻居中用事
恣行不義琳之族屬皆已流竄而達漢獨在輦下請
收告身斥黜乃流于外四年封順平君卒子繼宗孝
宗

金湊

金湊樂安郡人登第恭愍朝累遷成均直講諫官鄭
樞等上書論辛旽王怒下獄鞫之碎連湊杖流于鄉
尋宥許從便拜祕書監丞辛禍時除司憲執義累轉
知申事遷直密提學恭讓初進門下許理兼大司憲
與同僚上書曰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三里之城七
里之郭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
天時不如地利也夫彼衆我寡戰于平原曠野則勝
敗存亡在於呼吸若堅壁固守則雖四面圍之曠日
持久而不能下庚寅以來倭奴肆虐侵陵郡邑剽掠
人民郡縣無城堡難以固守望風奔潰使賊如入無
人之境以致回十年生民之患自修築城堡之後倭

寇不能侵掠生民免於俘獲此目前之明效也夫人
之一身腹心為重而肢體次之以一國言之則都城
腹心也郡縣肢體也肢體雖完而腹心苟虛則受病
無日矣今郡縣雖有城郭而都城頽圯非所以為社
稷長遠之計也乞於農隙集諸道丁夫更廣內城舊
基修築之王納之復上疏曰頃陳修城之策即賜俞
允然只仍羅城舊基陝隘太甚徒勞無益萬有一朝
不虞之變則王畿之民不知所止流移四散必矣願
命攸司因舊基廣之今者諸郡民間殿下修城之令
受國廩至京都者亦多竊聞有還放之議是則失信
於民也乞督攸司及期修築且停中外土木之役以

專其事王以役巨命待後年又言世子朝見之時侍
御僕從當用正人司僕副正邊伐介在偽朝多行不
義再被竄逐中興之後全軀足矣又求為內乘官從
世子入朝請奪告身明正其罪命削內乘職又論漢
陽府尹柳爰廷媒子自娶以亂風俗之罪流之然湊
亦不能齊家妻女皆有醜声自此以後入 本朝

崔雲海

崔雲海字浩甫通川郡人父祿護軍有功於高郵之
戰恭愍王追念其功授雲海忠勇衛散員累轉典工
樞即辛禍時出為忠州兵馬使斬倭六級獲兵仗以
獻又為順興榮州等處助戰兵馬使兼慶尚道兵船

都管領事屢擊倭必捷遂除順興府使賜馬綵帛兵器遣之時倭賊據客館侵掠無虛日雲海日與戰獲牛馬財貨輒與士卒及州民又於一處聚境內人民作粥賑恤民不餓死咸稱慕之賊退超授典法判書倭寇原忠丹陽提川雲海為助戰都兵馬使屢戰獲首級以獻賜馬綵帛授忠州牧使倭寇全羅道移全州牧使尋泮峯直副使賜忠勤佐命功臣號又為楊廣道廣州等處節制使兼判廣州牧事擊倭于新昌走之雲海妻權氏性妬悍在廣州妬傷雲海面裂其衣折良弓拔劍刺馬擊犬斃又追雲海欲擊之雲海走免即去之然猶未絕嫁永興君環門下府牒憲司

鞫之自此以後入本朝

列傳卷第二十七

